

## | 故人故事

阿涛,是台州初级中学2017届毕业生。

阿涛引起我的关注,是在开学的第一个星期,那天早上,像往常一样我去巡查教学楼,转到志山教学楼四楼时,发现有一个男生站在七(1)班教室外的走廊上,倚靠着栏杆,远眺前方,情绪低落。他长相还算端正,脸圆圆的,皮肤白净。出于职业的敏感,我赶紧走到他的身边,问他怎么了,是跟家里人闹别扭了,还是上课迟到了不敢进去……他一声不吭,把头转向右边。我走到他的右边,想继续跟他交流,谁知他又把头转回左边,不管你怎样问,就是不理睬,甚至从头至尾不拿眼睛正视你。

见此情况,正在上课的班主任张老师从教室里走出来,把我叫到一边,悄悄告诉我这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新生,连自己名字也不会写。据了解,这孩子从小学开始就一直坐不住,容易烦躁,课堂上时常要发出某种怪叫声,同学们都嘲笑他,不喜欢跟他一起。老师也实在没办法,只好任由他在学校的角落落雨。

经过多方打听,我们才隐隐约约了解到这个可怜的家庭情况。他来自后山村,天生残疾,有几分自闭,语言不太利索,口齿不清楚,有一条腿走路还不灵便,母亲在他小时候就离家出走了,父亲忙于外出打工挣钱从不管他,爷爷去世得早,奶奶眼睛不好,家境十分困难。因为情况特殊,小学的老师也没有什么好办法,只要不离开校园,上课期间默许他可以在外面自由走动,前提是不影响他人学习。于是他就像一个“游魂”,经常独自晃荡在学校的偏僻角落,偶尔冷不丁还会吓你一大跳。

德育处深感管理压力巨大,总觉得这是一个炸药包,校园安全随

时可能会被他引爆,于是反复叮嘱班主任以及其他任课老师平日多关注,尽量不要让他离开大家的视线范围。

老师们对此也十分上心,开始采用的是轮流看管,把他安置在办公室外的那个宽敞的过道上,给他点漫画书、画报之类的由他随便翻,有什么糖果糕点总不忘拿一份与他分享,想借这些来稳住他。

后来看他实在坐不住,老师们于是想尽办法找点简单的事让他做,比如搬作业本啦,扫地擦桌拖地啦,让他消磨时光。他十分乐意,也十分勤快,老师们作业一改好,他就立马送到教室里去。慢慢地,阿涛的活动区域也由办公室外延伸到办公室内,进而就粘在老师身边了。哪位老师杯子里的茶水没了,他会马上帮你添上。有时候老师在改作业,他会在边上把一本作业要改的地方翻开铺好。看老师办公室水没了,便自告奋勇替老师去百米外的总务处搬桶装的纯净水,再哼哧哼哧地扛到四楼。每天早上他都来得很早,老师们下班级去管理早读了,他在办公室把大家的茶杯洗得干干净净的,且根据各人喜好,绿茶、红茶、菊花茶早泡上了。就这样,阿涛似乎找到了自己的存在感与归属感,原本漠然的脸上开始有了笑容,与老师们的交流也渐渐多了。

有一天,班主任张老师对阿涛说,我来教你写自己的名字吧,将来时时会用到的。他犹豫了好长时间,最后终于点点头,从此阿涛跟着张老师走上了漫长的学习写名字的道路。对于阿涛来说,学习写自己名字太难了,一个“张”字,学了好多个星期还是不会,他总是把左边的“弓”与右边的“长”写调过来,好不容易不出错了,那个“弓”字又写得奇丑无比,就像一条扭曲的小虫。直到半个多学期下来,他终于学会了名字

的第一个字。第二个学期磕磕绊绊勉强强地又学会了写“金”字,但“福”字实在太难了,阿涛无论怎么学总是学不会,最后老师们商量决定把他的名字改了,改成现在的“张金涛”。

阿涛用了近两年的时间终于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,他高高兴兴地主动提出要参加期末考试,名字写得工工整整的,只是其他的一律不会,但是他没交白卷,所有学科都一律稀稀拉拉地写满“7”字。写满后就交卷,不管开考时间有没有满30分钟。老师们都表扬他,说他是进步最快的学生,慢慢地他也变得自信了,胆子也大了,讲话利索了许多。记得有一回在路上碰上我居然上前跟我打招呼,还结结巴巴地称呼我“李校”,并主动拿走我手里巡查校园时顺道捡的空牛奶盒,远远地送去塞进垃圾箱里。

阿涛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孩子。一开始老师们给他糖果糕点时,他总是说“不要,不要”,后来总算接受了,可又舍不得吃,说带一点回家给奶奶吃。老师们说吃完了抽屉里还有,你可以随便拿,但他从未私下拿过老师抽屉里的任何东西。老师们都格外关照他,他也用自己的行动默默地表达着对老师的好。

隆冬时节,天寒地冻,他总是里边只穿一件T恤,外面加一件略厚的外套,经常在冷风中冻得瑟瑟发抖,嘴唇发紫。社政童老师看他可怜,到家里拿来弟弟穿过的八成新的羽绒服、旅游鞋等给他,可他无论如何不肯接受。硬塞又怕伤了他的自尊心,于是只好作罢。看着他的校服旧了破了小了,我让学校德育处把捡来无人认领的校服洗干净送给他,他推辞再三红着脸总算接受了。

除了老师们,阿涛没有其他朋友,他很孤独,教师的办公室是他

唯一的乐园,帮老师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是他最快乐的生活,他每天都会问老师有什么事需要他做,主动向老师讨要任务,他要让大家感受到他是有用的。去油印室拿讲义试卷是他日常的一项重要内容,有时候油印室小洪老师讲义来不及印刷,他就主动帮忙。慢慢地他也基本学会了油印讲义,动手能力还是相当不错的。此外,他对电脑也十分感兴趣。

6月是个离别的季节,开过毕业典礼后,在校门口我碰上了阿涛,他一脸伤感。我说:“阿涛,今天你毕业了,赶快回家吧!明天开始你就可以不用再来学校了。”谁知他马上泪流满面,说:“我不想毕业,我不想回家,我就只想跟老师们在一起。”我不禁一阵心酸,反复劝慰他,他就是久久不肯离开……

自从那次毕业离别以后,我没有再见到阿涛,关于他后来的一些情况都是听大家说的。门卫小林在食堂用餐时说,毕业后,阿涛曾多次来到校门口,坐在花坛边发呆,天下雨了也不知道离开,叫他坐到里边来又不进来。冯老师说,阿涛曾给她打过电话,说自己不开心,在家跟奶奶一起做塑料夹子,手好几次受伤了。童老师说,阿涛与她加了微信,还时常有互动,聊天天一搭没一搭的,有时自己接不上话茬,他就说:对不起,老师,我打扰您了。有一回还发过来一个善意的提醒:老师您好,加强针打了吗?疫苗。

听说他还玩起了抖音,抖音名叫“中华龙”,常常用一些照片做成一个个简短的小视频。我说:他不会写字,怎么玩微信与抖音啊?童老师告诉我,估计是用了什么“语音翻译软件”,句子经常不通顺的。

班主任张老师则说,她自己每年在教师节、新年以及生日时总会收到阿涛的祝福短信,心暖融融的。

## | 文艺旅志

## 夜访塔后村

俞和良  
(偶有小文小诗见诸报端)

天台县后岸村和张思村是“生长着的美丽乡村”,没听说过还有个塔后村,当县委书记提议去塔后村看看时,我打趣道,该不会是《破冰行动》里的塔寨村吧。

杨书记说:夜晚的塔后,别有一番韵味,那是一处唐诗之路网红打卡地,李白、孟浩然、谢灵运、陆游、寒山、济公、徐霞客等一众自带光环和流量的大咖先后踏访过。一座赤城山,半部全唐诗,全唐诗有85首描写赤城山。塔后村是绕不过去的存在。

于是,我们一行人趁着夜色悄然出动,从县城到塔后急行军约半个钟头,天气微凉,星星散落银河,远望月亮亮挂在梁妃塔上,羞花闭月、静若幽兰。在“夏”的拐弯处,村书记陈孝形已等在“秋”的路口,他一开口好像打开了塔后村的大门,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夜幕下的“赤城江山图”。

塔后地处浙东唐诗之路目的地“台岳南门”赤城山下,国家5A级风景名胜区内,因山顶上的梁妃塔而得名。梁妃塔是南朝梁大同四年(538)岳阳王萧韶为纪念爱妃而建,塔后宗谱记载为“后”,为“皇天后土”之意。

1600多年前孙绰在这里写下了脍炙人口的《游天台山赋》,1400多年前塔后女子牡丹和岳阳王萧韶有过一场“月绝恋”;1400多年前,东晋高僧昙首在赤城山开佛国仙山;公元575年,智者大师驻锡南明殿,由此开启了天台宗的开宗立派之创举,公元727年,李白在此吟咏,遇见心中的一轮明月。1100多年前,台州刺史柳泌为唐宪宗在蓝田岭采铁皮石斛。公元1158年,济公在赤城山的琅琅书声开启了忧国忧民的一生。800多年前,陆游在此抄写《爱莲说》,1613年,徐霞客漫步在塔后的古道上……可以想象一千多年前的塔后一定是文人墨客的栖息地,也就是说塔后人开客栈(民宿)、酒楼已有上千年历史。

我不禁对这个村书记刮目相看,中等个子,四十出头,讲话有条不紊,抑扬顿挫,我问他:你是导游出身?不是,不是,他连连摇头。在交流中方知陈孝形是个“文艺青年”,喜欢摄影、美术,在外经营广告公司多年,在宁波还有酒店,属于乡贤回归。陈孝形说:塔后村依托美丽的田园风光和深厚的文化底蕴,推进美丽乡村建设,这十年的喜人变化实实在在,老百姓看得见、摸得着,可知可感。

塔后村,由张姚、上岙、下洋、下王四个自然村组成,改革开放以前,大家以务农为主,是一个未能完全解决温饱的贫困村,村庄环境“脏乱差”,乱搭乱建随处可见,电线似蛛网,河道溪流臭气熏天。与现在相比,恍如隔世。

我们边走边聊,到了村口露天影院,电子大屏幕上正放着党的二十大召开的新闻,村民们驻足观看。移步换景,到了塔后村的乡村大舞台,这座舞台是悉尼歌剧院的缩小版,搭在水塘上,观众席建在护岸上,阶梯台阶可坐1000来人,且不占耕地。

塔后村是按照动、静两个区块设计的,村口一块相当于“动”,沿着干净整洁的村道往里走是“静”,远离城市喧嚣,静得让人心安,映人眼帘的是一幢幢风格迥异,设计别致的民宿。塔后的最大特色是民宿经济了,你无法想象这些吸引城里人眼球的民宿,大多是由陈孝形帮助设计的。

陈孝形对乡村美学、乡村规划颇有研究。上岙、下洋以民宿集聚为主。张姚打造慢生活区(咖啡、酒吧、茶室、书吧等小业态)。下王以打造户外运动、婚纱摄影、农事体验、研学旅行为主。每个自然村根据不同的自然肌理,人文积淀确定主题,上岙下洋自然村先走一步,做出示范后,大家都觉得好。

陈孝形说,做美丽乡村必须因地制宜、差异发展,对山、水、田、路进行综合考量,避免出现“千村一面、无人问津”的尴尬局面。乡村振兴不仅要“破圈”而且要“出圈”,泥巴墙、砖木墙、木板墙、石头墙该改建的改建,该保留的保留,把艺术、艺术的元素作用于乡村规划建设,把每一户民宅作为一个景观小品来规划,把每一处公共休闲区域作为禅修养生节点打造,把每一片农田山地作为旅游观光和乡村产业来引导开发,构成一个完整的塔后民宿集群,“花谷闲农”走文艺范儿,“寻山度过”讲究道教文化,“山林小筑”是接地气的农家特色……慢慢地,客人接踵而至,塔后村民宿也越开越多。“民宿村”成了塔后村的代名词。

截至目前,该村有70家民宿,客房500间,床位1000张,乡村酒店2家,休闲农庄1家,农家乐餐饮6家,酒吧1家,书院2家。每当节假日,这里会一房难求。这里的民宿尚时尚代,不仅外形极具文艺范儿,名字也极富诗意,如花间水墨、如归、归韵阁、湘韵、修叮、漫休舍等。

月上柳梢头,我们在塔后村的夜访结束了。疫情下的塔后村比往日冷清,但依然有少年轻人在咖啡吧看书、喝牛奶啤酒,读着日落梅心中的林徽因。我们情不自禁地唱起《莫斯科郊外的夜晚》,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,树叶也不再沙沙响,夜色多么好,令人心神往,多么幽静的晚上。小河静静流,微微泛波浪,明月照水面,银晃晃……

## 阿涛

(耕耘日月,守望河洋)  
李小兵



| 茶言观展

## 星空下的瑜伽

孙金标 摄

瑜伽是这些年的热门运动,许多人到各个景点,习练瑜伽,表达一种人与自然统一的理念。

而当星空、千年曙光碑、瑜伽练习者,三者同一幅画面里出现,有一种奇异的壮美感。

它所表现的,是自然景观、人文景观与人本身的和谐统一。

——编者絮语

## | 涉笔成趣

小院离我讨生活的市里,40公里不到。走沿海高速,半小时车程。位于村口,三面环山,春有杂花次第开,秋有彩叶似锦带;一面临着大水库,湖滩上满是绿油油萝卜青菜。雾雨天,小院周边水汽氤氲,云蒸霞蔚。我甚至怀疑“远山又着墨,树影交错”一句的出处应该是我们村某个土秀才。

小院建了近两年,一路走来,是我和父亲共同商议的结果。

为达到预想的效果,我从房子审批设计到入住,一竿子到底。所以房子造着造着,图纸改着改着,各项支出一次次超标,每个材料都严格选取:

农村冬天阴冷,我选铝包木节能门窗,双层中空玻璃,可以保温隔热。为使整个建筑不留暗角,我把窗尽可能做大,用的基本上是2米多高整张钢化玻璃。

山村本来就出好石材,我尽可能多地回归石材世界,包括地板,台阶,大门门架,一块上好的蛇蟠岛红石,没有用一块人造板。

为尽量减少对钢筋的可能腐蚀,统一用灵江上游的河沙。颗粒粗,给施工增加了难度,但提升了墙体的强度。

我把家居连上物联网,让二老感受万物互联的时代气息。

父亲喜欢泡澡,县城房子小,没办法实现,我选了一款有足够深度的浴缸,自带泡沫冲浪功能,舒适度

为防滑,给老头踏实安全感,卫

生间没用一片瓷砖,全部用邻近坑林村所产石材切成薄片代替。在沐浴与如厕区的墙上,设内嵌式折叠座椅和扶手,二老使用起来会方便。

我不太喜欢光鲜亮丽的东西,觉得朴素的更加温暖,所以钟情旧物。

屋里全部用旧木或旧家具,清民年间的架子床,春凳当是标配。找不到意念中的,就用拆房老料,找个家具厂定做,加工成简约、类似明式家具风格的家居物件,表面留皮,青漆都不罩。岁月老包浆,在我眼里,是生命的延续,裸露的老木料会随着岁月增长和人产生互动。

一楼其实是挖去坎土形成的架空层,3.2米的层高正合适。设厨餐厅、柴灶、储物库、简单的家庭影院和一个后院。餐厅是我最喜欢跟父亲一起待的地方,有点大,且明亮温暖。

二老的生活空间设置在下面两层,日常会比较方便。起居设二层,卧室窗外就是小院的全貌,是所有房间里最好的“景观房”,面对的凤凰山翼满眼青翠,空间会野趣。点一盏孤灯,氛围会静谧。尤其是雪天,沏上一壶热饮,在里面观赏小院雪景,会有韵味。

我和弟生活空间放在了三、四楼,每人一层,因为不经常住,陈设简单,也没有做太多储物空间。我把私密空间尽可能做大,22平方米卫生间,足够容下想象得到的各种功能性卫浴设施。每层前后各有一个16与11平方米阳台,可以随时

看看山景透透气。

再往上是阁楼,最高2.5米。有时我会带朋友到乡下来住住,干脆就把它做成一个大通间。在榻榻米上摆上四个床铺,朋友来了一起睡在上面,就好像回到小时候与发小一起打地铺的感觉。

造小院的初心是重整旧业,给父亲养老。现在,每个周末我都会过去,日子多了,我也就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审美带进小院。

吃茶是打发时光好方式,客厅北向是30多平方米茶室。墙面粉白,“恭自内出,俭非外饰。恭俭而实,是之谓德。作德日休,心广体逸。何以曰寿,由是而积”的大篆中堂是老头钦点,也是唯一装饰。茶室相对私密,窗面积占北墙的四分之三,大玻璃上纤尘如烟。平素与好友喝茶谈事,茶雾如烟,远山如黛。

楼梯转角处安置三角琴。期待有好手光临,让琴音绕梁,也绕院。上方是时年96岁的爷爷油画肖像,老头最喜欢静坐在他老子对面,默默对视。

前院的红梅,是一个采自天台苍山顶大过沙滩伞盖的几百年老桩。花开时节,一院一树,落英缤纷,满眼的红,满院的香。最美时,当是雪中初绽,能在自家院里踏雪寻梅,自是别样风情。梅下一色百年青石板,大小规格色彩可以不一,但留缝拼凑平整,给青草野蛮生长留出空间。石板细作面朝下,粗面朝上,以厚重斑驳古拙搭衬老梅。夕阳下,微醺的迷离中,会有依稀的古巷青

石向晚的恍惚感。离梅数步,是一个2.5x1.5平方米鸡心形的石桌,经切割打磨镂空抛光,是平日闲坐处。石桌是前山的载体,石面如镜,微风盛满,大山的四季枯荣被依次端上桌面。

设二个院门,用以车分离。车入门用自动道闸,车位上头是棚架,爬藤木香和葫芦,到了春天就会变成一个坠满黄花的花门,给简陋的小院带来一抹亮色。春未满枝头的葫芦娃,一根藤上七个娃,在斜风细雨中摇曳。行道门两边各植菩提树一棵,走道缀以石板,中间随意摆放鹅卵石,不需要硬化固定,有散失随时补充。两边野茶金针各一列,间花植些黑松、毛鹃、紫竹。

小院跟城里的房子,及一些乡野别墅,感觉不一样。与周边小康楼融为一体,可以灰灰旧旧,不像新房子。

朋友戏称呼噜山居,我总觉得没有跟上时代,欠点味道。面对“一院一树一石一老信”,我想会把它叫“One&one”,最好,设计个Logo,两个1、一个加号参差排列那种。无他,唯愿人与梅石同寿。

我羡慕长住在这里的父亲,我退休后也回来,漂泊多年,到停下的时候了。城里的居所,虽不缺温情,但总有异乡异客之感。有了小院,也就有了陪伴理由。小院可以陪着父亲,也能陪着我一起慢慢变老。

曾文正公有句:花未全开月未圆,半山微醉尽余欢。何须多虑盈亏事,终归小满胜万全。是为记!

## 小院偶记

(除了诗和远方,还有清汤、呼噜和床)  
谢立广